

15-09

濟寧郡古文書

第二組



目 录

智杀日寇 巧取敌枪	崔玉珠 赵明刚 (1)
奇袭汉奸队 智取碉堡楼	
——前铺碉堡楼述略	郭淑祥 (4)
术精击技 爱国不渝	
——一代武术大师蔡桂勤先生	文史组 (16)
我和洋拳师擂台比武	蔡龙云 (31)
济宁市的乡(村)农学校	文史组 (43)
驯兽杂技之乡——薛坡	房郁奇 夏义勇 (71)

江宝元其人

.....李宗合(75)

张老妈子在郑庄

.....李孝谋(84)

土匪头子白锡河

.....文史组(101)

济宁市郊区名胜古迹略谈

.....夏忠润(106)

樊迟墓究竟座落何处?

.....吴吉路 姜洪文(119)

安居八景

.....史仍瑞 褚庆台 梁汉文(123)

昔日长沟镇

.....张显美(128)

天宝寺的由来

.....张显美(133)

白果树漫话

.....张显美(135)

智杀日寇 巧取敌枪

邵继周 王瑞席等口述

崔玉珠 赵明刚 整理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中国领土、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在“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等幌子下，除到处烧杀掳掠和实行强化治安外，还搞什么所谓发展生产。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在济宁城北五里屯建了一个四百八十多亩地的农场，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的劳力为其种谷物、栽黄烟、搞苗圃……，对场内的中国人肆意进行奴役蹂躏。

小小的日本侵占辽阔的中国，确实是人手太少，鞭长莫及，一个四百多亩的农场只派驻唐木科长和井手则雄两个日本人。当时的五里屯农场，有平房十余间，两层小楼一座，马十余匹和农具一部分。两个日本鬼子为了保护他们

的生命和掠夺所得的财产，在农场办了个“乡农学校”，吸收学员二十多人，每人发长枪一支。为奴化中国的后代，他们还在农场办了处小学，派了个姓李的教书先生教着周围村庄的三十多个小孩。唐木科长每天晚上乘马回城住宿，只井手则雄住在农场二层楼上，他以防不测，每晚睡觉前都把楼梯拨到楼上去。

尽管日寇安排、防御如此周密，可是深受其害的农场人员早已怒不可遏，恨之入骨，把情况报告给了我在南旺一带拉游击的运河支队。支队首长当即决定用巧妙的方法拔掉这个钉子，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一九四四年秋，我运河支队派人打入农场内部，通过宣传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只有日本侵略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一天下午，由教师李先生做东道主，宴请井手则雄，另有几个乡农学校学员作陪，一直喝到深夜，井手则雄酩酊大醉，人们把他扶上二楼时，象个半死的肥猪一样，只喘粗气。我运河支队队员乘机摸上二楼，结果了这个日本强盗，同时缴获了所有枪支和马匹。

第二天早晨，唐木科长到农场后，直吓得目瞪口呆。乡农学校的学员还编造了一段惊人的情节：夜间来了无数人马，周围的村庄都住满了，把农场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枪杀了井手则雄，抢走了枪支马匹，还逮去了三名学员……。慑于中国人民的威力，唐木科长和他的上司也无可奈何，只好把井手则雄的尸体就地火化，并为其立了墓碑。抗战胜利后，墓碑被群众推倒，用来铺路，踩在中国人民的脚下。

奇袭汉奸队 智取碉堡楼

——前铺碉堡楼述略

执 笔： 郭淑祥

提供材料：董明珠、赵传琪、丁兆峨

在乌云压城，雾霾弥天的日子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鲁西南大地。盘踞在济宁的大汉奸头子刘本功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对我湖西、邹西抗日武装疯狂剿杀，对我抗日干群血腥镇压。我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同日伪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前仆后继，创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壮丽凯歌。

（一）构筑巢穴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济东、邹西抗日武装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邹西纵队老三连（当地群

众亲热地称三连为老三连)、敌后武工队泗河支队活动在津浦铁路以西和济宁城以东的泗河两岸。他们东和铁道游击队、西和湖西抗日武装遥相呼应，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狠狠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使敌人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树立了抗日胜利的信念。日伪为了扼杀抗日武装，扑灭抗日烽火，“强化自安”，固守济宁，先后在城南石佛、城北廿里铺、城西马房屯、城东前铺等地构筑巢穴，设立碉堡。其中城东前铺碉堡楼是日伪安插在邹西抗日武装和泗河武工队门前的一根钉子，是设置在济宁城东的害人魔窟。

一九四一年，日伪在济宁城东一带横征暴敛，抢掠财物，搜刮民脂民膏上百万元，并强迫四外八乡的百姓工匠运集砖瓦木石，用了一年多时间建成前铺碉堡楼。这座碉堡南北长四百多米，东西宽二百多米，占地一百五十多亩。五间正厅坐北朝南，东西各有配房，设有兵营、仓库、伙房等，共七十多间。堡内辟有三十多亩地的训练场，碉堡东南、西北各建炮楼一

座，炮楼高十六米，分上、中、下三层，每层均设有炮眼。碉堡四周高筑围墙，墙高十二米，宽五米半，墙上铺有跑道，每隔数米筑有垛口，用来巡逻放哨。站在炮楼或围墙上，放眼寰顾，周围村庄尽收眼底。围墙外挖有水沟，深四米，宽五米，平时沟内水深一米半左右，沟外栽置木桩，架设铁蒺藜网，铁网外，堆放着从周围村庄砍伐来的枣、槐等有针刺的树枝，针刺枝下暗伏地雷。敌人建造前铺碉堡可谓煞费心机了。

（二）罪大恶极

常年盘踞在前铺碉堡楼的是济宁汉奸头子刘本功的汉奸队，共有二百五十多人。匪首是刘本功的一个团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李玉美（又名李干臣，当地群众送号李扒皮，山东滕县人），常来碉堡换防的还有汉奸队长李振生（当地百姓送号李抽筋）。这伙杀人魔王，经常骚扰百姓，抢粮伐树，牵牛捆猪，拉夫抓差，侮辱妇女。每到一村，闹得妇孺号啕，鸡犬不宁，好端端的家庭遭横祸，绿葱葱

的园林被毁光。

李扒皮一伙，对线八路军、武工队战士、地下工作者和农会干部更是凶狠至极，其枪杀、活埋的手段之毒，现场之惨，令人目不忍睹。一九四四年冬天，泗河东的一位农民去济宁办事路过前铺碛堡，李扒皮一伙硬说他是八路军武工队的暗探，强行拖进碛堡。先是逼问，后是严刑拷打。这位农民一身正气，毫不屈服。刽子手们将其上衣剥去，用铁丝穿透索骨，拉至碛堡外，挖坑活埋。他们把土坑只挖了齐腰深，就用大镢将其双腿砸断，猛地推下坑去。埋上土后，这位农民还不时发出低微凄惨的呻吟。歹徒们本已离去，听到声音又折身返回，边骂边用刺刀向坑里乱戳，直到声音停止了，他们才狞笑着离去。就这样，他们先后在碛堡附近活埋我抗日干群三十多人，仅一九四四年冬，就活埋十多人。老三连战士丁兆朋（接庄镇丁庄村人）、常营村农会长常开和等同志，都是被这伙汉奸、卖国贼用这种残酷手段活埋的。

更可恨的是：李扒皮的汉奸队还经常配合

占领济宁的日寇扫荡邹西、济东抗日根据地，接庄镇的南贯集、丁庄、郑庄，石桥乡的栗河涯、张桥，邹县西部和微山西北部的尹沟、荆集、马坡一带均多次遭其劫掠。一九四四年正月十五日，日军五百多人，坦克开路，警犬随后，另有刘本功的汉奸队五百多人，由前铺碉堡的汉奸队头子李扒皮和他的爪牙们带路，分三路向泗河岸边的郑庄扫荡过来。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日伪把几百名群众赶到泗河堤下的场地上，逼问谁家有八路军、武工队，谁是抗日家属。革命群众在敌人的屠刀下，在如狼似虎的警犬前，昂首挺胸，怒目以对，表现了中华儿女不可欺，民族尊严不可侮的民族气概。鬼子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咆哮着。他们一把抓住贫农王玉泉，问他说不说。王玉泉大声说：“不知道！”日伪头目发疯了，上前对准王玉泉连刺几刀，王玉泉倒在血泊里，肠子摊了一地。百姓激怒了，人群沸动了。鬼子、汉奸象疯狗一样眼里闪着凶光，对群众血腥镇压。祝二辈、赵启佑、张百川、翟连元、郑全坡之妻、郑全厚之妻等五人

均惨遭杀害。更残忍的是郑全厚之妻被鬼子用刺刀穿死后，又把未出生的胎儿剖腹取出，连刺数刀。野兽、强盗们在济宁城东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三）奇袭巧击

为了鼓舞敌占区军民对敌斗争的士气，打击鬼子汉奸的嚣张气焰，深入持久地开展对敌斗争，我敌后武工队泗河支队，遵照毛泽东同志“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的指示，不断奇袭碉堡楼，巧击敌伪军。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深夜，我武工队泗河支队五十多人在队长步云廷、张文桐带领下，悄悄涉过泗河，静静地向西北方向进发。他们来到前铺村南一里多路的中辛村边，在玉米田里坐地集结。深夜一点半，周围死一般的寂静，突然，北面碉堡上一颗照明弹腾空而起，顿时碉堡四周通明铮亮。接着从高高的围墙上传出匪兵几声粗野的喝骂：“他妈的，干什么的，当心丢了脑袋！”当地群众和武工队员们都知道这是巡逻敌人惯用的伎俩，是虚张

声势，给自己壮胆，其实并未发现什么目标或疑点。武工队员们听了不觉一阵好笑，低声骂道：“蠢货，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此刻，队长坚毅果断地命令：“第一战斗小组迂回到碉堡东半里多路的北辛、草桥圈之间，第二战斗小组原地不动，一、二两个战斗小组的任务是引蛇出洞，其余三十多人随我快速到前铺村边隐蔽出击。”时针指向三点，东边的第一战斗小组首先发起攻击，顿时，碉堡内打起信号枪，哨声、集合声响作一团，敌人在东围墙上慌乱开枪……。紧接着，第二战斗小组在南边也射击起来。根据枪声，敌人判断我围堡人数不多，即刻下令一个连分兵出击。此刻，队长步云廷率领的主力，从前铺村苇坑边如猛虎下山向南进之敌拦腰冲去。敌人从堡内出来，仗着人多地熟，傲气十足，只顾一边呐喊，一边放枪，哪知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这下可慌了手脚。我武工队员一当十，十当百，人人勇武，个个当先，一排手榴弹，一阵长短枪，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在地上横七竖八地留下了二十多具尸体，其余

都掉头缩回碉堡。与此同时，我第一、第二战斗小组闪身向中间靠拢，兵归一处，将合一家，牵住东追之敌，边打边撤。待敌人发现中计上当折身西援时，我武工队早已无影无踪了。

同年腊月初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飘了一天一夜，地上积雪足有半尺深，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傍晚，我老三连战士三十多人，跟随连长祝兴邦、排长范明刚暗暗进抵碉堡南面的林庄。夜里十点，连长下令，让战士们把黄面白里的棉衣翻穿在身上，头缠白毛巾，在他带领下慢慢向敌碉堡绕去。离敌碉堡还约有四百米，战士们迅速卧倒，匍匐前进，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巡逻的敌人背着枪，缩着头，慢腾腾地在围墙上走来走去。正在这时，伪连长“于白鞋”为了得到主子的青睐，加强防范，亲自登墙查哨了。他后面跟着两个卫兵，这两个卫兵一边在连长面前讨好逢迎，一边狐假虎威地训斥岗哨：“谁站不好岗，出了事找谁算帐！”说时迟，那时快，祝连长一声“打”！一阵排枪，敌连长和两个卫兵应

声倒下。顿时，堡内乱成一锅粥，吆喝声，叫骂声，混作一团。匪首“李抽筋”、“于大牙”闻报连长毙命，暴跳如雷，自知不好向上司交待，只好强打精神，命令追击。然而，我老三连战士已凯旋东归了。

（四）调虎离山

抗日战争胜利后，盘踞在济宁的大汉奸头子刘本功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的师长，其部队原封不动，在前铺碉堡的一伙汉奸刽子手也只是换了换旗号，胡作非为一如既往。

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我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在杨勇司令员指挥下，挥师济宁，直捣城垣。十九旅攻东门，廿旅为主攻部队攻南门，廿一旅攻北门，鲁西军区地方武装攻西门，迅速完成了攻城前的兵力部署，当晚扫清了外围之敌。我东路攻城部队很快占领了东校场和马驿桥一带。是时，刘本功所部前铺碉堡匪军三百多人原地待命。我攻城部队根据地方情报，为截断城内东援之敌，彻底拔除前铺敌人据点，决定在攻城之前，调虎离山，将前铺

之敌一网打尽。

是日晚八时，我通讯兵将城里刘本功指挥部通往前铺碉堡的电话线路掐断，改接在我军电话线上，我指挥人员以刘本功指挥所的名义，命令碉堡匪首集合全部人马，并辎重给养，连夜迅速开赴济宁，违令军法处置。敌人闻讯后，马上集合队伍，并派员到附近村庄抓差拉夫，大车小辆，尽载物资。敌军在前，民夫车辆在后，急急慌慌向济宁城进发。

风寒夜深，敌人队列进入了东校场，四周万籁俱寂，静得令人可怕。敌军觉得“气候”不对，欲进胆怯，欲退不能，只好硬着头皮，怯生生地向东门方向行进。敌人越来越近，我埋伏在四周的战士、屏住呼吸、紧扣扳机，严密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当敌人接近了浣笔泉，完全进入我伏击圈时。突然，战士们从四面八方，似饿虎扑食，腾地跃起；象离弦之箭，猛地弹出，高喊着：“缴枪不杀！”“民夫百姓不要害怕！”敌人立时吓懵了，慌了手脚，他们看到首尾路口支着轻重机枪，黑黑的枪口正把他们瞄准，自知已成瓮中之鳖，只好

放下枪，举起手，乖乖缴械投降。就这样，我军没费一枪一弹，解除了敌人武装，拔除了杀人魔王李扒皮、李抽筋等盘踞五年之久的前铺碉堡楼。

（五）大快人心

黑夜终于过去，东方升起曙光。解放了的济宁城沉浸在欢乐之中，接庄前铺一带的百姓更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他们胸中燃着复仇的怒火，手持铁锹镐头，从四面八方拥至前铺碉堡楼前，有的刨石扒砖，有的拆屋推墙，有的拔桩毁网，只几天工夫，就把这个楼高沟深，鹿寨遍布，日寇、汉奸赖以胡作非为的杀人魔窟荡为一片平地。

天网恢恢，地罗遍张，两手沾满革命干群鲜血的刽子手、汉奸头子李扒皮虽潜往他乡，不久，便被我抓捕归案，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群众的强烈要求，将其押赴接庄西门外就地处决，为遇难烈士报了仇，为遭害百姓雪了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寇、汉奸在华夏大地造孽深重，作恶多端，给中国人民带